

寄白小凉山

李 乔 著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9961

记呀

内 容 提 要

小凉山在云南与四川交界的地方，这儿住着彝族的好多家支。这集子里的十封信，就是给你介绍介绍小凉山的地理面貌，和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况。告诉你小凉山是怎样一块富饶、美丽的土地，今天怎样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发和建设。告诉你彝族人民怎样从吃人的奴隶社会中解放出来，怎样在毛主席民族政策的光辉下走向社会主义。

寄 自 小 凉 山

李 乔 著 罗 盘 绘图 丁 深 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014号

上海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书号：社 2040 (高) 开本 787×1092 1/28 印张 1 字数 17000

1958年3月第1版 195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—6500

统一书号：R 10024·1829

定价：(3) 0.09 元

第一封信

現在我要到小凉山去了，我到那儿去是参加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。到那儿，我一定常常給你写信，把我的見聞告訴你。

为了使你先有个印象，我把那儿的大体情况給你介紹介紹吧！

在云南省与四川省之間，是一块山脉起伏、河流縱橫的山区，約有三四万平方公里，住的人民百分之九十都是彝族。在四川黃茅埂以西地区，称为大凉山；黃茅埂以东，和云南接近四川的这一地区，称为小凉山。实际上两个地区没有什么界綫，住的都是一个民族。

过去凉山彝族各家支各自为政，互不合作，有时因利害冲突，彼此还常打冤家。但遇到外族侵入，他們便会團結起来对付敌人。靠着他們的勇敢，靠着山川的險要，彝族人民从来沒有被反动統治者征服过。而且还常常把成团成营的敌人缴了械。

解放前，盘据在永胜县的反动派，曾无数次向小凉山进攻，但都被彝族人民打敗了。

反动派为了维护他們的統治，常在各民族間散播仇恨的種子，因此，以前各民族是很不團結的。外人不敢进凉山去，彝人也不敢出凉山来。有时，人們有事非到凉山去不可，要請有势力的彝族头人当保头，交出一笔保头費。但过了这个部落，到其他部落又不行。有时，請了保头也不保險，也会丢了老命，或被虏去当奴隶。你想过去的民族关系是多么的恶劣！

但解放后，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輝，照到了凉山，这种关系根本改变了。因此，我这一次进入凉山，决不会遇到什么危險，請你放心！

第二封信

由丽江經過三天的行程，渡过水流湍急的金沙江，爬了不知多少高山，我現在已平安进入凉山了。凉山人民对我們很欢迎。我們走得口渴了，他們还抬水来給我們喝；有的还把燒熟的洋芋塞到我們手里，一定要我們吃。那热情是多么令人感动呵！

一进入凉山，最触目的是漫山遍野的松林，一棵有一抱多粗，直挺挺的聳立着，散发出一股松脂的芬香。鳥雀愉快的在松林里歌唱，麂子一对一对的在树蔭下散步，仿佛从来沒有人惊扰它們似的。

据說，单云南小凉山地区的森林，約有五六十万公頃，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財富呵！

这里不仅有广大的森林，还蕴藏着很丰富的矿产。金、銀、銅、鉄、鎢、錫、鉛、煤、石綿等都有。

凉山不仅有丰富的矿产，而且还有許多珍貴的葯材、兽皮。可是，当你看到凉山有不少人穿的是那么襤褸，連飯也吃不上时，你心里一定会奇怪，这为什么呢？

小朋友，这是人吃人的制度害了他們。告訴你，他們这儿还是奴隶社会呢！奴隶制度是什么样子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，以后再詳細的告訴你。

第三封信

好几天沒有給你写信，因为我同民族工作队的調研組到跑馬坪去了一次。

那天，天气很晴朗，我們在山上走了几个鐘头，进入一个狭谷。这狭谷約有十多里长，一里把寬。路边种着許多麦子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，麦粒很飽滿，現在已变成一片金黄色，随风沙沙的搖动着。我們看了覺得奇怪，怎么这里也产麦子呵！而且长得很不錯。

那个領路的同志說：本来这里并不种麦子，民族工作队进入凉山后，他們研究了凉山的土壤和气候，認為可种麦子，便从内地带来一些麦种；一試，果真出芽了，而且长得很好，所以現在許多人都种麦子了。

• 3 •

那个領路的同志还告訴我們，在占河等地，民族工作队还帮助人民把旱地改为水田，教他們种水稻的方法，他們照工作队的話做了，水稻也长得很好。

我們一面談一面走，不多一会，便到了几間白晃晃新瓦房的前面，原来这里就是跑馬坪。

凉山地区由于生产落后，过去連一个原始市場也沒有，人民購買东西极为不便。解放后，人民政府帮助他們在这里盖起許多房子，成立了貿易公司、卫生所、邮电局、人民銀行等，因此，这里变成了一个新市場。

那天，在貿易公司門前，我們看見許多彝族人民赶着馬，馱着山貨到这里来交易。

据貿易公司的一位同志告訴我：公司初成立时，每月营业只有一千多元，但現在已达到一万多元，足見这里人民的購買力已慢慢的提高了。

这里的卫生所成立不多久。在这以前，只有四个卫生工作人員組成的一个卫生小組，他們每天背着葯包爬山越岭，到处去找病人，給人家免費医病。

我在这里还見到一个二村的小学老师，他是丽江人。他們派到这里来教書时，这里什么也沒有。几个老师同工人一齐去砍树割草，在一块荒山上把房子盖了起来，学生也来了几个。他們一面努力学习彝族語言，一面用学得的那些話試驗教学，学生漸漸的增多了。老师們不仅这样，二村有一条大河，水漲时，学生

常常給水拦住，不能來校讀書，他們便每早跑到那冰冷的河水里，背學生過來讀書；放學時，又把學生一個一個的背過河，送他們回家。因為這裡沒有理髮店，這個老師特地從麗江買來一把剃刀，隨時帶在身上，遇到學生請他剃頭，他便高高兴兴的拿出剃刀來，為學生剃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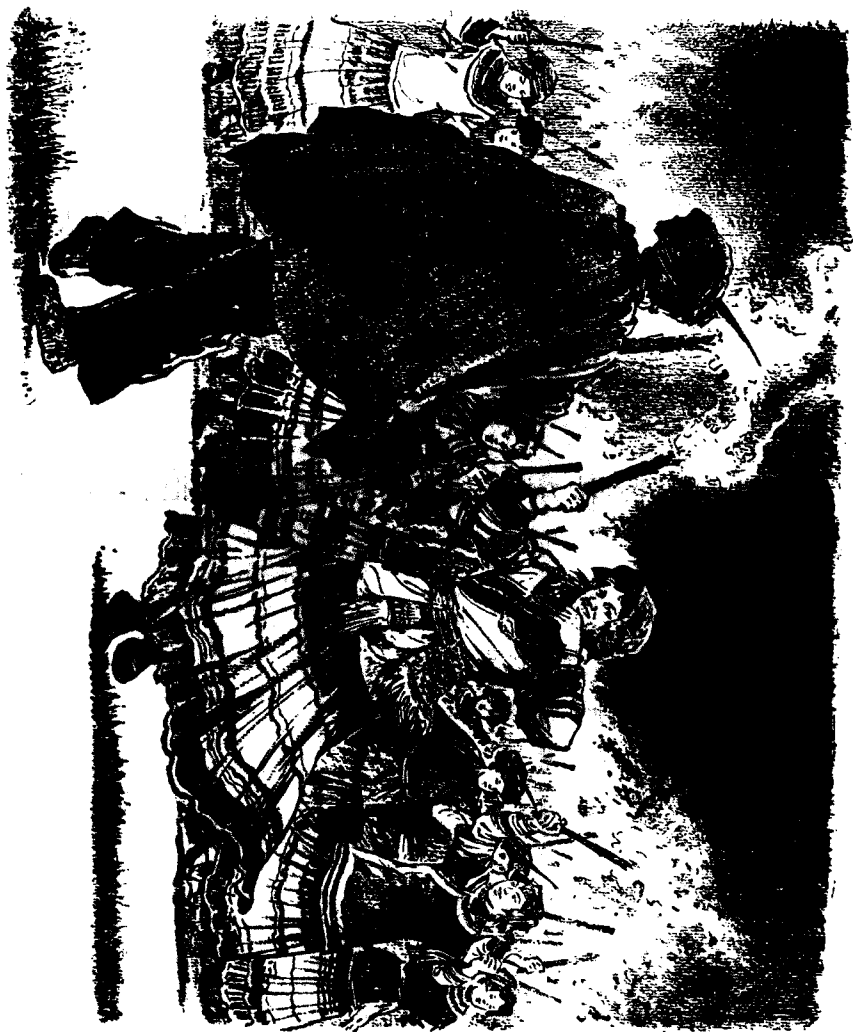
小朋友，這些默默為涼山彝族人民貢獻出自己青春的人們，是多麼值得我們敬佩呵！

第四封信

我由跑馬坪到沙力坪去的那天，恰恰遇到火把節，可真熱鬧呵！

哪個不來參加火把節，
窮根就產生在他的家里。
有錢的殺牛殺豬，
無錢的殺一只雞。
把自己的新衣穿起，
點着火把把窮鬼病鬼趕出去！

人們漫山遍野唱着歌，跳着舞，火把照亮了黑暗的原野。有的人嫌火把不亮，还把松香撒在火把上，那火把吐出了紫紅的火



焰，滋滋的燃燒着，流下一滴滴熔化的松脂。

野兽給明亮的火把照得躲在岩洞里，猫头鷹也不敢在树上叫喚。山头上是火把的世界，山脚下也是火把的世界，多么壮丽呵！

彝族，其实不止彝族，为什么要过火把节呢？原来有一个傳說：在一千多年前，云南西北部有六个国家，其中比較强大的一国叫“南詔”。南詔国王蒙惹想消灭其他五国，便在南詔的京城大理，建盖了一座漂亮的松明楼，請五国的国王去赴宴。

这五国中有一个叫做“邓賧詔”的国家，势力比較弱。王后是一个賢慧而美丽的夫人，她知道南詔国請赴宴不怀好意，劝丈夫洛米古呷不要去。可是，洛米古呷怕得罪了蒙惹，觉得不去不好，便决定冒着危險去赴宴。当他騎上馬要走时，她跑过去拉住馬，向洛米古呷說道：“你一定要去，請你等一等，我送你一件礼物。”王后跑进宫里，拿来了一个鉄手鐲，套在洛米古呷的手臂上，說帶上它可以驅凶得福。洛米古呷向王后感謝了一番，在馬屁股上抽了一鞭，带着卫士向前奔馳去了。

洛米古呷同其他四个国王，先后到了大理，蒙惹便在松明楼上大宴嘉宾，南詔宮中的宮女們，打扮得那么妖艷，双手端着盛滿醇酒的牛角杯，一杯又一杯的向客人敬去。当客人喝得有些醺醺醉意时，蒙惹假說有事，走下楼去。忽然，楼下放起了一把火，火焰很快的升了上来，封鎖住楼口，一时，火光冲天，楼上的人跳不下去，都葬身在烈火中了。

邓賸詔王后得知洛米古呷死了，怀着满腔悲愤，到大理松明楼的遺址上来找丈夫的尸身。她用手指在那些瓦砾堆中挖着，十个手指的尖上都挖出了紅紅的鮮血，但还不見洛米古呷的尸身。最后，在一个土堆下，挖出一个带鉄手鐲的人，才算給她找到洛米古呷了。

眼泪淹沒了她的眼睛，她把洛米古呷的尸身运回去葬了后，蒙惹还要强迫她跟他結婚。这个賢慧美丽的王后，她带着无限的悲痛和愤恨自杀了。

后人为了記念洛米古呷，所以在洛米古呷死的这天，旧历六月二十四日晚上，便点火把。有一些地区的妇女还用金鳳花包指甲，表示对邓賸詔王后的悼念。

但一代傳一代，有一些人把記念洛米古呷的意义忘記了，他們点火把是为驅逐穷病，祈求幸福，如上面的那个歌就是这样。这恐怕是生活使他們不得不这样要求吧！

第五封信

今天我到了一个部落，这部落相当大，山上稀稀疏疏的盖着許多“板板房”。內中有一間房子盖得比較堅固、寬大，旁边还有一个高高的碉堡。這間房子便是部落的領袖居住的。

这部落的領袖姓补月，所以就叫补月家。补月家是从大凉山搬来的，時間不到一百年，他們子孙很多，分为許多家支。各家支

統治着一些百姓和奴隶，分居各方，誰也不能管誰。因为利害冲突，有的变成冤家。在解放前，曾互相打过不少次，死了許多人。解放后，在共产党的調解下，已經團結起来了。

这些部落的統治者，彝話叫“諾”，汉話叫“黑彝”。他們是彝族中的貴族，輕視劳动，以黑为尚，認為自己的血統高貴，所以叫黑彝，并不是指他們的面孔黑。

彝族家都喜欢养一只狗，尤其黑彝家更养得多，你若来到他家門前，要特別小心，不然，会被狗咬伤。

不管哪一家，屋里都是空洞洞的，沒有桌子、椅子，只有一个火塘，边上立着三个鍋庄石，煮飯时，便把鍋放在上面。

所謂飯，并不是大米飯，这里人們一般都是吃蕎麥餅和洋芋。当然，黑彝吃的要比較好一些，多一点葷菜。他們吃的肉，一团約有半斤大，一个人是吃不了几团的。

这火塘边不但是吃飯的地方，也是睡覺的地方，和招待客人的地方。客人来，在火塘里加了几根柴，把火燒得熊熊的，就是表示对客人欢迎。

黑彝家里都养着奴隶，有的多到几十个，这些奴隶，彝話叫“戛喜戛罗”，意思就是蹲在火塘下边的人。汉話叫“鍋庄娃子”。

鍋庄娃子沒有人身自由，也沒有財產私有權，正如“社会发展史”里說的是一种会說話的工具。他們年年月月只是替主子无代价的劳动，飯也不給吃飽，穿的是主子穿破了不要的一件烂布筋筋。白天干了一天活，晚上回来还要推磨，伺候主子吃飯。

肚子餓了，便把主子吃了丟在地上的那些骨头拾起來啃。睡覺時也沒有什麼東西蓋，他們蜷縮在火塘邊，象烤餅似的，翻過來烤烤這邊，翻過去烤烤那邊，一直翻到天亮。

這些鍋庄娃子，要是干活勤快，得到主子的歡心，主子便把一個男奴隸同一個女奴隸配在一起，讓他們另蓋一間房子居住。這種人，彝話叫“岩家”。漢話叫“安家娃子”。

安家娃子生的小奴隸，長到四五歲，奴隸主可以當做牲口拉去出賣。平常女的要比男的多值錢一點，本族的比外族的也多值錢一點，一個奴隸的身價平常是幾百兩銀子。有的安家娃子養了十多個小孩，到老來只剩下孤零零的兩口子，無依無靠，那光景是非常可憐的。

不過，安家娃子比鍋庄娃子要好一點，他們雖然成年累月也替主子無償勞動，但他們可以利用閑時，在向主子討來的一塊地上耕種，收穫所得可以屬於自己，但如果主子索取，也要無條件繳給主子。

在部落里，還有一種人，彝話叫“曲諾”，漢話叫“百姓”。百姓有一定的人身自由，可是不能隨便搬家。他有財產權，但如果沒有兒子，死後，黑彝可以沒收他的家產。碰上黑彝家開荒，他要趕着牛去無償勞動；黑彝家婚喪，他得拉着牛或羊去送禮；黑彝家過年，他還得拿着半個豬腦壳，一瓶酒，去拜年。除此，黑彝還可派他去服勞役或打仗。

百姓在涼山是一個很大的階層，約占涼山人口百分之五十

五，黑彝約占百分之七，奴隶約占百分之三十八。

百姓虽受黑彝压迫剥削，但大多数百姓都养着奴隶，他們又剥削奴隶，有的百姓还是大奴隶主、大地主。不过，他們即使很富有，但不能变为黑彝。黑彝是不同百姓通婚的，就象百姓不同奴隶通婚一样。百姓遇到打仗被俘虏，或赔不起高利貸，会下降为奴隶。

有些安家娃子也养奴隶，这种奴隶多是搶来的，叫做“二滩娃子”。奴隶的奴隶的奴隶，叫做“三滩娃子”。奴隶可以贖身变为百姓，但这种情形极少。

凉山这社会，便是这样层层剥削，一层吃一层。奴隶衣不蔽体，天天在那些陡峻的山坡上，口朝黄土背朝天，用血汗灌溉庄稼。但是連肚子也不能吃饱，还要挨打受罵，被奴隶主出卖，这是多么不合理呵！

第六封信

我到宁蒗来已有几天了。

宁蒗以前是两个土司区，一个是永宁土司，一个是蒗蕨土司，后来合并为宁蒗县，主要民族是彝族和摩梭族。

解放初期，这里的白藁壩只有几間东倒西歪的破房子，住的是几家气息奄奄的汉人。据这里的一位負責同志講，他們初来时，召集人民开会，老是召集不起来，后来一問，才知很多人家只

有一条完整的褲子，男的有事，穿着出去，女的留在家里。女的有事，穿着出去，男的留在家里。工作同志知道他們的痛苦，便改在晚上开会，于是，人們穿着破褲子，才好意思出来。

那位負責同志又告訴我，在解放初期，他見過一个老妇人，穿着一件破棉衣服，那补釘之多，恐怕世界上最偉大的数学家也难統計。由此，你可知道过去反动統治在这里剝削之殘酷。

但这黑暗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，我到白藁壩时，街上搭着几座彩牌，人們都穿着新衣，迎接就要开幕的各族人民代表大会。街上有貿易公司、人民銀行、邮电局、新华書店、縫紉合作社，和一些小攤子，比跑馬坪还熱鬧。

街的尽头有一座小山，山上正在建盖許多新式大厦，不用說，你可知道将来宁蒗彝族自治县的許多重要机关，都要設在这里，那景象实在使人兴奋！

因为人民委员会的大礼堂还没有落成，現在暂时在山頂上搭了一間寬闊的布棚，作为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場所。布棚門口搭着一个彩牌，一面大紅旗在彩牌上迎风招展，象征着各族人民欢欣鼓舞的心情。

当代表會議開幕的前几天，各族代表們，从小凉山，从金沙江边，从瀘沽湖畔，从各个角落里，都先后来到了。虽然遙远的跋涉，使他們有些疲劳，但心里都异常兴奋，因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會議，人們不单要选出自治县人民委员会的組成人員，而且要討論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事情。

提起社会主义来，那些来自下层的代表，一个个走上主席台，控訴奴隶制度的罪恶，坚决要走社会主义的路。

有一个代表，两手滿是被奴隶主用刀割过的伤疤。他的父亲属于一个奴隶主，母亲又属于另一个奴隶主，两个奴隶主把他的父母配在一起。但生下五六个小孩，都給这两个奴隶主平均分去了。这一对可怜的夫妇无儿无女的，用粮食换来一只小羊，养着解晚年的寂寞。不料，小羊长大时，奴隶主派一个奴隶来拉这只羊。这对可怜的夫妇伤心透了，抖凜凜的向那个拉羊的奴隶跪了下去，說道：“我們的三个姑娘三个儿子都被主子拉去了，請留下这只羊給我們做做伴。”那个奴隶听了，也覺心軟，回去向主子講情。哪知道主子听了却大发脾气：“哼，他不給羊，老子要把他的老伴卖去，看他舍得舍不得？”那对可怜的夫妇知道了，赶快把羊送去，可是已經来不及了，奴隶主一定要出卖他的老伴。当出卖的那天，他老伴揮着泪，跟买主走去时，突然轉过头来，对他嗚咽道：“以后我們只有在阴間見面了。”她去了，他馬上气得昏倒。她走在路上，見到一个水塘，便縱身跳进塘里淹死了……

一个女代表，她是被主子家搶去的奴隶。小时替主子家領小孩，那小孩生来很爱哭，一哭，主妇便毒打她。她晚上时时抱着那小孩，一会也不敢睡。一晚，她实在熬不住了，抱着那小孩呼嚕呼嚕的睡着了，小孩哭，也沒听到。当她正睡得甜蜜时，忽然，主妇将一把燒紅了的火箭烙在她的大腿上，滋的响了一声，她立刻从梦中跳起来，怀里的小孩被甩在地上了，主妇又举起那把火箭，

狠狠的打了她一夜，一直打得她头破血流，人事不知倒在地上才罢手。那小孩被她一把屎一把尿地撫养大了，但她的痛苦沒有停止，他时常要騎在她背上，命她做馬在地上爬，主妇笑咪咪的望着儿子，說道：“打馬，我給你一根鞭子！”她递了一根鞭子給他，那个宝贝儿子果真沒头沒脑在她身上乱打，她动也不敢动，只好含着眼泪任他打，一直到他打够，不愿騎了，她才能站起来……

有的代表講着講着，不禁声泪俱下。有的代表講着講着，不禁咬牙切齿。他們都坚决地說：“我們要走社会主义的路，不改革不行！”

那些来自上层的代表，在党的教育下，又經過到內地及边疆和平土改地区参观，他們相信党的政策，也同意改革。一个上层代表說：“我們奴隶主剝削人民，还打罵娃子，这是不假的。我們到內地参观，看見人家已过着社会主义了，我們还过着奴隶社会，我們也很害羞。我們同意改革，愿意放弃剝削。”

社会主义是吸引各民族前进的一个磁石。經過十多天充分的协商，于是，在庄严的会場上，主席高声朗誦了一篇在各民族的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詩篇：

第一条：廢除奴隶制度，解放奴隶，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；廢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，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；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，发展农业生产，改善人民生活……

会场里没有一点声音，这时，我好象听到那些来自下层的代表們的心脏在剧烈的跳动，多少年来人吃人的奴隶制度，現在宣布結束了！

第七封信

会开完后，趁着在永宁工作的同志要回到永宁去的机会，我同他們到永宁的瀘沽湖去走了一轉。瀘沽湖，山明水秀，是个好所在。

我們离开了八耳桥，沿着一条狭谷前进。两旁的高山上都是茂密的森林，路旁有一条小河，那清彻的河水在砂石上嘩嘩的奔流着，仿佛在向我們嘻笑什么似的。路上半天也遇不到一个人，但树林中的鳥雀却叫喚得非常熱鬧。我想，假若我能听得懂它們的話，我一定会知道这里的一些秘密，那是多么有趣的事呵！

沿河走了半天，河流同我們分开了，我們向着拉卡山爬去，这山是多么高呵！我們流着汗，喘得象一个风箱似的，順着山路左旋右轉，爬了半天也沒爬到山頂。山上滿是一抱粗的松树，那么密密麻麻的，不知长了多少年代了。山风吹来，响起一陣浪濤的声音，如置身在大海边，身上觉得异常凉爽。

我們流了一身大汗，好容易爬到山頂，天气突然变冷了，太阳穿过树隙仍在照耀着，但一点也感觉不到热。只見山頂上的